

D

Z

J

H



读者 精华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美人如水	(1)	黑键与白键	(53)
梦想和思想	(5)	你愿意吗?	(56)
听到一声“到妈妈那儿去”	(6)	情到深处	(57)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7)	相不通	(60)
人生手记	(10)	安静沉着	(60)
为了约翰的女儿	(11)	怎样消除烦闷	(61)
灵机一动成伟业	(14)	语丝	(62)
大脑两半球	(16)	男人的心理	(63)
耕耘颂	(17)	你了解自己的配偶吗?	(68)
淡化友情的十个隐患	(18)	梦话	(70)
只为今天	(21)	祖传的谜语	(71)
“男人应该学会等待”	(22)	订婚的消息	(73)
玫瑰色的眼镜	(23)	无怨的青春	(77)
我和父亲的战争	(27)	诗二首	(79)
大海日出	(32)	劲松三刘	(80)
诗三首	(33)	鹰和其他	(87)
一家三口	(34)	朋友是好书	(89)
强者的座右铭	(37)	如果男人也生孩子	(91)
发疯	(38)	血型:告诉你人际奥秘	(93)
人生	(39)	麻省理工学院——怪异和奇迹	(96)
名人趣事	(40)	不是理由	(99)
但求破衣里面是人	(41)	雕塑	(99)
我是何等富有	(42)	漫画选登	(100)
漫画与幽默	(43)	神奇的哈雷彗星蛋	(102)
林黛玉可以休矣	(45)	夜囚	(103)
女人和男人	(49)	生活小窍门	(105)
滑稽	(52)	幽默的艺术	(106)

儿童学钢琴三问	(114)	“酸”的情调	(172)
怎样培养一个无赖	(116)	困在沉船中	(174)
癌症问答	(117)	安色是一道风景	(178)
幽默	(119)	做一个真正的人	(179)
列不领情	(120)	大桥天使	(182)
林语堂论生活	(121)	窘迫之中	(186)
最大的小学	(124)	和尚的故事	(188)
一条缎带	(125)	糊涂考官荒唐事	(189)
夏	(127)	信客	(191)
猫头鹰的墓志铭	(128)	有趣的电脑资料	(196)
我的朋友——一个电话员	(129)	沉默	(196)
默爱	(131)	雨同我	(196)
诗二首	(132)	那时——一个中年人叙述“五四”	(197)
童心小世界	(133)	以后的那几年	(197)
五块钱成交	(136)	获得	(200)
原因	(137)	里根的公开信	(199)
和刘海粟聊天	(138)	活到老真好	(201)
研究表明	(142)	住事	(203)
能改变你生活的秘诀	(143)	无奇不有	(204)
窗	(144)	感悟浮生	(205)
蒋经国与他的母亲	(145)	中国城市青年眼中的外国	(208)
逆反心理	(150)	丘吉尔请战	(207)
男儿女儿正热恋	(150)	捐腿	(210)
今日台湾	(153)	两句题外话	(210)
冯梦龙针砭时弊	(158)	话堵话	(211)
烈火的秘密	(159)	乌塔	(213)
为什么要学习?	(161)	笨拙者的自测及对策	(215)
权威的失误	(162)	小康的膳食标准	(216)
我为什么上班	(164)	我的年轮	(217)
幽默与笑话	(165)	双重悲剧	(220)
酒神	(166)	女人不怕胆固醇	(219)
晚上来的电话	(171)	爱情好复杂	(222)

哭泣会加深悲伤	(221)	弈雪	(270)
维生素大战	(224)	大象无形	(271)
广告单车	(228)	何谓有福	(277)
“绿色革命”的黑色副产品	(227)	李苦禅轶事	(275)
1994 年足球幽默奖	(229)	泻药	(278)
叛国者的回归	(232)	没喝到的地方	(278)
形形色色的拍卖	(234)	懂得等待	(279)
生命的精灵	(236)	培养孩子读书	(281)
有意思的故事	(238)	太性急	(284)
小幽默	(239)	结婚纪念日	(284)
家的闲话	(240)	埃塞俄比亚三奇	(285)
智慧与人品	(243)	绍兴师爷	(287)
金岳霖晚年的回忆	(244)	离婚	(290)
女人、男人	(249)	玩游戏	(290)
熊的故事	(250)	一只土拨鼠	(291)
良策	(251)	象棋围棋与民族文化精神	(293)
卷首语——墨趣	(252)	宠爱动物的英国人	(294)
八重樱下	(253)	奥妙无穷的轮胎条纹	(295)
酸桔子、甜桔子	(256)	动物的情趣	(298)
尺素寸心	(257)	五十年代的恋爱故事	(301)
青春	(259)	用量杯吃饭的德国人	(306)
理解	(262)	美国总统与隐私权	(308)
享受黄昏	(263)	惜命	(307)
闲聊面面观	(264)	一片巴掌声	(307)
长大的一刻	(267)	以牙还牙	(307)
不要轻易说	(268)	爱河无航标	(310)
大劳	(269)	官多兵少	(312)





| 美 | 人 | 如 | 水 |

● 梅苑

在巴黎的亚洲朋友常常喜欢这样问我：“瑞士人和法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每次，我都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回答：“法国的女人像水，男人也像水，瑞士的男人像山，女人也像山。”

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感觉。法国也有像山一样的男人，而瑞士也有像水一样的女人。但大部分的法国男人，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份如山的气概，而极多数的瑞士女人，我感受不到一种女人的味道。这种现象，我想可能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关系，因为瑞士四面高山，而法国半边近海，民族性格多多少少受到天然环境的影响。



在瑞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瑞士的男人真是得天独厚。男人应该有像山一样的性格，而他们还承受了瑞士山明水秀的灵气。所以大多数的瑞士男人都有一份特有的气质，并能够给人一种绝对信赖的感觉。如果他握紧了你的手，你就可以全心全意地信赖他。但他们也像山一样地冷静与高傲，不容易动情，更不容易伸出他们的手。至于瑞士的女人，他们是全世界最直率的女人，也是最没有女人味道的。但她们不虚伪，不管闲事，不矫揉造作。因为瑞士山明水秀的灵气都给男人抢光了，在她们端正的外表里，欠缺了一点灵气，一点似水的柔情。在瑞士，我真难得遇见一位使

我心仪的美人。

来到巴黎以后,我觉得法国的女人真漂亮。女人应该如水,难怪法国天地间的灵气独钟于女性。法国的女子是欧洲最漂亮的,尽管有一部分女人的粗线条身材如同男人一般。有两三次,我错把女人看成男人,又把一个法国男人误作女人。有些法国男人喜欢留长发,有些自然卷曲的卷发,乍看起来,他们的发型和一些短发的女人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再穿上一件男女可用的大衣,有时真是雌雄莫辨。但另一部分法国女人大都长得很好看。都有一点动人之处。其中一些特别漂亮的,真是美人如水,但可惜大都欠缺一点高贵的气质,或者过于矫揉造作。欧洲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男人伤亡过重,战后婴儿的出生率女性又倍于男性。在法国,甚至两倍于男性,所以造成法国男人唯我独尊的现象,尽管他们没有承受到天地间的灵气。在巴黎,办公室里的职员几乎都是阴盛阳衰,至于百货商店和工厂则完全是女性的天下。巴黎有太多失婚的妇女;有太多未出嫁的妈妈。欧洲男人没有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加上欧洲女人的开放。所以,他们绝不随便套上一条婚姻的枷锁。他们喜欢留着自由之身享受爱情,法国人很注重目前的享受,未来,那是未来的事,何必过早伤脑筋。由于法国男女出生率不平衡的现象,3个法国女人之中只有1个有正式结婚的机会。也许由于环境使然,法国女人都很看得开,虽然做了未出嫁的妈妈,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感觉到:被爱过总比未被爱过幸福,绝不会哭哭啼啼地自寻苦恼。她们对于爱情真是拿得起,又放得下。

法国男人非常聪明,绝不掩饰对一个女人的钟情,而他们的追求术总是恰到好处。他们很懂得被爱与爱,很懂得调节醉人的气氛。他们知情识趣,能够让被爱者享受到被爱的幸福;能够让被爱者为他的爱情感到骄傲。可是,一等到对方意乱情迷以后,他们立刻又回复到大男子主义的位置。我认识一位法国朋友,具有让女人倾心的条件,他很喜欢我,但又常常使我冒火。为了挫败他的傲气,我和他还没有开始友情,已经开始了战争——冷战。每次见面都像仇人一样,但有时又像两个互相恶作剧的孩子。他使我感到又生气、又有趣、又幸福,在我近乎紧张的生活里,谱上两三个轻松的音符。而大部分稍有条件的法国男人的态度大都是唯我独尊,近乎傲慢。要不然,就是被一大堆女人包围着,造成他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奇怪的是这些女人都能够相安无事地分享他的爱情。我还常常看到一朵鲜花插在牛屎堆的场面,美人在

怀,而那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派头。法国男人很懂得女人,他们看中了女人的弱点;女人需要被爱,无论多漂亮的女人都需要被爱;无论多强的女人都需要被爱。

二

生活在巴黎这个社会,我发觉很多事情要学习接受,或者无动于衷地我行我素,才能生活得愉快。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真是写活了巴黎的众生相。他是1915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法国对这位为国争光的作家似乎并不怎样重视。我想,这可能是人们都喜欢隐恶扬善的缘故。但是,如果不及时地揭露一些丑恶,使其任意蔓延,社会怎能得到改善?

由于所见所闻的关系,我对法国人的爱情实在没有信心,所以在一对极有条件、极深情的眼睛注视下,我能够享受被爱的幸福,同时超然于爱情之外。我发觉法国有不少家庭正如同罗曼·罗兰所描写的:先生可以有情妇;太太可以有情夫。更妙的是,先生与情夫、太太与情妇之间都能够融洽地相处。因为他们都能坚持一个原则:不要真正动情地闹到离婚。有时,我觉得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如同公司的合伙人,在共同的利益上互相合作,甚至为了对方的需要,还可以互相帮点小忙。但私下里,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需要和快乐。使我感到不可想象的是,一对正深深坠进爱河的情侣仍然没有相偕到老的念头。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享乐今朝。他们常善意地取笑我:老爱自寻烦恼,不懂得享受生命。

当一对恋爱成熟的情侣决定共同生活时,大都是实行同居,很少正式结婚。而女人在宣布与人同居的消息时,如同宣布结婚消息一样地兴奋,一点不觉难为情。她们的理由是:只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后,才能够确定彼此是否真正地互相适合,真正地互相需要。如果彼此实在不适合时,到头来也只有分手,何必再办一大堆麻烦的离婚手续。如果彼此都觉得有共同生活到老的要求,那时再正式结婚也不迟。乍听起来,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为了取悦对方,多多少少会掩饰自己的缺点,同时尽量迁就对方的爱好与习惯。等到结婚以后,因为彼此的生活太密切了,双方原来的本性就会慢慢地显现,接着对对方的迁就也会慢慢地不耐烦。因此,很多夫妇常常为了一纸婚书,为了面子问题,互相折磨,互相受苦,想想又何必呢!去年,我再来巴黎的时候,在宿舍遇到一位很秀气的法国女子,偶然交谈以后,发觉彼此在兴趣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很自然地就成了要好的朋友。有一天,

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不久将要和她的男朋友何西同居。她绝对想不到我的反应居然这么冷淡，没有一点听到好消息的表情，反而大煞风景地问她：

“你们这么相爱，为什么要同居而不结婚呢？”

“我们要结婚的。”她仍旧很兴奋地回答，“何西说，我们先同居，等两年后才结婚。”

“那么，为什么不等两年，结婚以后再过同居的生活？”我继续问她。

“我们不能够再等了。”她面对着我，“何西说，我们为约会花了太多的时间，我们都感到离不开，我们常常互相牵挂，所以，我们必须在一起共同生活。”

“如果两年后，”我仍然在煞风景，“何西不和你结婚，而你有了孩子，那时怎么办？”

“我想，何西会和我结婚的，因为他很爱我。”她的眼内有一份茫然的表情，“如果两年后他真的不和我结婚，那就算了，我也可以另找别的男子。在没有正式结婚以前，我绝对不要孩子。”

女人真是多情，特别是法国的女人，她们出生好像是为了被人爱。但我还是忍不住再说：

“有时候，孩子在你不要的时候，他偏偏要来，无罪的孩子需要一个正式的父亲。而且，万一何西真的不同你结婚，你们分手以后，你想，第二个爱你的男人会答应和你结婚吗？而结婚是女人的保障，一个正常的女人总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

“现在，我和何西同居，就是要过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她断章取义地回答我。

我觉得无话可说了，我无言地看着她，在这张清秀的面孔里，我看到另一张面孔。那是一张未出嫁的妈妈的面孔，她还不足 21 岁，已经有了一白一黑两个私生子，我曾为她浪费了许多同情，因为她向我捏造了一个虚假的悲惨故事。当然，那是一个庸俗而无知的少女，而眼前的她却受过高等教育。

以后，我们再见面时，彼此避免再谈到这个同居和结婚的问题，但我感觉到她和何西曾为这个问题作过一番争论，因为何西对我的态度突然冷漠了。有一天晚上，她来找我，要我帮她收拾行装，因为她和何西在同居之前，决定先到伦敦度假一月，她看我神情冷淡，于是每一件小事都要讨我的主意。问我这件睡袍好看？还是那件睡袍好看？应该

● 阿 毕

听到一声“到妈妈那儿去”

坐在编辑部明亮安静的办公室里，突然听到门外有两个人在告别：“我得走了，现在的车真挤，昨天我到妈妈那儿去的时候……”哦，那声音听起来已经苍老。我忍不住抬起头来——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妇女。可她苍老的声音在我听来却满是骄傲。我在心里酸酸地想：那么大了还有妈妈。

我的妈妈到哪里去了？外婆还活着的时候对我说，妈妈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可我这个当时只有10岁的女孩心里很明白——妈妈死了。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我总是说：“我妈妈没有了。”尔后，总能听到一声声同情的叹息，我心里暗暗恨这叹息。

我慢慢地长大。初冬放学以后与小朋友一起跳橡皮筋，跳到巷灯亮的时候，那些小朋友都一个个被妈妈亲昵的叫声唤回家了。没有妈妈叫我。我在黄昏幽暗的巷灯下走，我盼望妈妈叫我回家，可没有妈妈叫我。

我慢慢地长大。假日，一群小姑娘挤到好朋友家里，大家坐在地板上格格地笑着闹着。我突然不被发现地溜出房间，一声不吭地走进她家的厨房，倚在厨房的门旁，我看她妈妈系着好看的围裙在那儿忙碌。我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记忆里找我妈妈做饭时的身影，可我找不到。好朋友的妈妈发现了我，笑着问：“小家伙，你干啥？”我轻轻地回笑：“我看妈妈做饭。”我看妈妈做饭，是因为我不记得妈妈怎样做饭……

我慢慢地长大。我长成大姑娘了。女伴打扮得好漂亮，并且指着我说：“唉，你该穿那种衣服，你该把头发那么绞起来，我妈妈教我的！”我双手搓着自己的衣角，在同伴面前尽量装得满不在乎。可回家，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已经哭出来了。我，没有妈妈教我。

后来，我总怕听到别的姑娘说：我回家时妈妈总等我吃饭。怕听到她们说：妈妈又为我买了块布……

现在，我已经长大，长成真正的大人了。我感受到朋友和亲人的各种非同一般的关切和爱护，自以为一日日地充实起来，仿佛童年和少女时代的那种寂寥和失落已离我远去，可哪想到，那中年妇女的那一声“到妈妈那儿去”仍叫我忍不住，忍不住……

原来，那一声声“妈妈”，是会让让我永远地羡慕，永远地酸楚。

（相晓初摘自1987年

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
(台)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

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诩，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返台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处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台湾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了,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地方,人是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整齐齐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二十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你又为什么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呢?好不容易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

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是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的说。



“你依然不认为现在激发他的创造力嫌太早了点吗?”

人
生
手
记



人生手记

●杰拉尔德·布瑞南（英国）

○李辉 译

人的一生，从母体中到死亡，好比一列运行的火车，刚刚启动即加快速度，然后渐渐减速，最后停下。一个人在来到世界的最初几个月，他走过了祖先们费时千百万年所跋涉的阶段；接着，他开拓了新的疆域，而这之后的一切努力，决定着他一生中最后的历程。在停止脚步之前，他能走多远呢？

歌德说：“每个人在年轻时，相信这个世界仅仅是随他而开始，万事万物仅仅是为他而存在。”正是因为有这种信念，才产生了所有成年人的问题。

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几种不同的解释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正在掩饰某些东西。一些人三思而后言。而另外一些人则率先说出，他们常常惊奇于自己的话。这些话是直觉。

我们追求的是幸福，可是当回头一看，过去的日子里所得到的都已成为经验。关于这一点，叔本华这样说，我们有些像那些炼金者，本指望炼出金子，可替而代之的是发现了那些更有价值的事物，譬如火药、药、化学化合物和一些自然原理。每一个人都会令一部分人讨厌。这无关重要。应该避免的是别让自己讨厌自己。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最了解自己，其实总有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为他人所注意。

礼貌和友好的艺术，在于限制和隐藏自己的自我，而让他人的自我随意表现。我们生活着，应该像要永远活下去的样子，尽管在内心中深知，我们的生命时间是短暂的。

一个时代的新思想，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偶像，在这期间它们十有八九会过时，会变得毫无用处。

《散文世界》1987.9(884023)

●迈博·巴比·李·美国

○李龙泉译

为了约翰的女儿

大约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学院,准备办理退学手续。我似乎没有勇气离开学院,于是又开始盘算起能继续留在学院的办法。结果仍是一筹莫展。显然,我将不得不辍学。

我差不多快要哭了,这时,我听到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杰西,那位照料我们如同自己姐妹般的脸颊红润的漂亮女工。“你的这封特快信件是昨晚到的。”她对我说,“好像很重要。”

我紧张地拆开信。信是克里坡溪我

说,其中有几位一直想知道一笔150美无的钱如果每月15元汇来能否帮助我完成这一年的学业。信中的话在我眼前飞快地跳过,我的心情也不由振奋起来。

直到傍晚时,我才完全平静下来,着手给格里弗·刘易斯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愿意接受慷慨的援助,但条件必须是把那笔钱作为贷款借给我。我的条件给同意了。每当邮局的汇票按月寄到时,我逐渐意识到一种日益增强的责任感。

毕业前几天,我接到派我去维克多中学任教的通知书。通知书是克里坡溪区学校董事会会长格里弗·刘易斯签发的。克里坡溪是最不愿去的地方。我把通知书一连看了好几遍,希望能驱散心头郁闷的阴影。我极怕回到那个矿区。可现在我好像命定要重蹈我母亲的生活道路。



父亲的一位好朋友——药剂师格里弗·刘易斯写来的。他干吗要用特快件给我寄这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我要退学的事传到了克里坡溪,我父亲的朋友们都为此感到不安。信中还



9月初,我来到维克多中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在支付了各种生活费用后,我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只剩下7元钱,其中5元还将用于偿还格里弗·刘易斯的贷款。待我来到药店,他正好回家吃午饭去了,1小时后才能回来。那是10月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我决定趁机到金大街去逛一会。自从我母亲在街角处那幢褪了色的黄房子里去世以来,我有两年多没去那儿了。

我们在那儿居住时的左邻右舍都已搬走了。全换了新住户。我父亲在几次火灾之后用难看的护墙板搭起的那间小房子显得更小了。如今那房子摇摇欲坠,空空荡荡,窗户也破烂不堪,碎玻璃块乱七八糟地散了一地。

我在后门口的楼梯上极目眺望整个矿区,它还是那样的肮脏丑陋。唯一可取之处就是那些为寻找黄金而偶然流落到此的人们之间那种善良厚道的风气。父亲曾对我说:“他们是社会上最高尚的人,对他们自始至终都靠得住。无论走到哪儿,每当他得了好处,他都决不会忘掉你。”

3点钟时,我记起同格里弗·刘易斯的事,便匆忙赶了去。

“我很高兴这么多年后又见到你。”我很别扭地对格里弗·刘易斯开口道,“我过去常听我父亲提起你。他对你非常钦佩。要是他知道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我欠你的情真是太多了——我在维克多中学的职位以及……”“请等一等。”他打断我的话,“我承认作为校董事会会长,我的话是一有一定的分量,但还不足以确保某个下属工作人员或不合适人员受到聘用。”

“可还有一件事,也就是那笔贷款,那笔使我得以完成学业的钱。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商榷把钱还给你。”

“你称那笔钱为贷款?”他顿了顿说,“我都忘了,但我得坦白地说一下,借钱给你的事与我是毫不沾边的,我只是有幸充当了中间人而已。”他说着站了起来,动手在一个架子的空药瓶间拿出一个大鱼缸,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鱼缸的一面印着几个金色的字:“为了约翰的女儿。”

我感到迷惑不解,不知它与我或是那笔贷款有什么关系。他咧开嘴笑了,那样子就像一个掌握着什么激动人心的秘密的小孩。“首先,我想谈谈你父亲,这会使你更好地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他眯缝起两眼审视着我说,“认识约翰的每个人,也就是矿区的大多数人,都尊敬他。嗯,不错,他同我们大伙一样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就说一点吧,他酗酒、

赌博,使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像那种情况在矿区是司空见惯的。”

他伸手拿过鱼缸,擦摩着上面的金字,说:“你应当永远记住的是他对你曾有一个压倒一切的愿望,并常对去看他的朋友讲起此事。他告诉他们说,他向上帝祈祷时表示的最大愿望莫过于让他能活到看见你念完大学的那一天。他曾说过:‘如果她将来能成为一个好女人,在社会立住了脚,能正视生活,那么,我想她会原谅我的过失,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

格里弗·刘易斯接着说:“本利特街的工友们当然知道,约翰死后没留下一个便士,因此你也将被迫辍学。于是,一天夜里有几位工友来到我这药店,建议说他们想帮助约翰实现他的夙愿,并问我该怎么办。有人提出在我的柜台上放一个鱼缸,待大伙有了余钱就可不时地放进去。我在缸上刻印了金字,答应每月给你寄钱。我所做的就这么一点——现在我把情况全告诉你了。”

我渐渐明白了其中的真情:“这么说,那笔钱真的不是你汇的贷款?”格里弗·刘易斯点点头说:“每分钱都是那样来的——从你父亲的朋友那儿。放进鱼缸的钱其来源之广真可谓前所未有!有加班挣的、额外分红、意外得到的矿区使用费,甚至还有在拳击赛时押宝赢的。为了约翰的女儿放入鱼缸的钱,多多少少都不论。”

“我很想向他们每个人表示感谢。”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说,“你能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吗?”

“这你可把我问住了。”他微笑着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事实上,我也不可能都认识他们——不可能记得来店的每个人。”

“可是,一定有哪位是……是……”我说不下去了。

“没有谁期望报答。”格里弗·刘易斯说着,把手放到我的臂上,“他们只想让你父亲梦想得以实现。他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约翰的女儿。”

当我离开刘易斯的药店时,人行道上挤满了刚下白班的矿工。我急切地打量着每一张面孔,希望能认出几个我从前见过的工人,他们或许就是我父亲的朋友。但是,无人认得我,对我的注视也都不在意。然而,我对他们却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强烈的亲切感。对我来讲,匆匆走在本利特大街上,犹如回到了自己家里,回到了我父亲的天地,寻找到无法估量、难以叙说的温暖和善良的心灵。